

春天在雪里

CHUNTIANZAI XUE LI

陈向平 著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春天在雪里

陈向平 著

CHUNTIANZAI XUE LI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天在雪里 / 陈向平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1

ISBN 7—5325—2977—0

I. 春...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396 号

春 天 在 雪 里

陈向平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875 插页 2 字数 228,000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25—2977—0

I·1463 定价:20.00 元



作者像

序

陈向平编辑《东南日报》副刊《笔垒》约有五年多时间。这本文集中收录的文章中，大部分是他在《笔垒》上发表的散文。文章没有收录全，有遗珠之憾。原因是，向平自己收藏的全套《笔垒》，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陈向平是个有才华的作者，却乐于以编辑为主业，以写作为副业，把主要精力放在看稿、选稿、改稿和回信的工作上。他的几个老朋友共同写的回忆文章中，说“他对那些不知名或初次投稿的青年作者，几乎每信必回，每文必有交代。有时候，他的回信竟比原稿还长，这上面有对稿件的意见，也有热情的鼓励。有的青年作者，和他从未见过面，却由他介绍了工作，甚至连爱人路过金华时，还要请他接待。有的作者生了病，他立即伸出了援助的手；有的作者想写某一方面的文章，苦乏资料，他就设法搜集寄去。”所以，当时有人赞扬他是邹韬奋式编辑。

他爱护作者稿件，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金华时期，每次跑警报，随身携带一个包袱，包的是作者的来信、来稿。1942年5月到7月，浙赣线大溃退，他从浙江金华逃到福建南平，间关千里，九死一生，和他一路共患难、同甘苦的伙伴，就是一包袱的作者来信、来稿。他在《南迁杂记》的末尾，讲到这包信稿的历险

和脱险经过。他说：“我上了岸，打开绿色的小包袱一看，薄薄一叠稿件上，淋漓的不知是雨还是汗渍。一篇篇不同籍贯、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文章，都已经被挤压得面目全非，憔悴疲乏透了。当主人把它们一一解放出来的时候，每一条题目都在呼吁叹息。”“如果我的伙伴们能记忆的话，当还可回想得出他们从金华到南平这千余里流亡途中的历险生活。在金华出发之前，他们这一伙儿，几乎在望府墩头戴满了行李的卡车上，给敌机的炸弹毁了去。在黑夜中火车站上，又险些儿给商人的物资、大亨的行李，挤到车轮子的下面。在湖镇，他们曾见过燃烧弹的火光。到龙游，又曾听说过机枪的呼啸声、列车的燃烧声、旅客的惨号声。当江山撤退时，他们曾伏在主人的肩背上，仓皇渡过江山江；在峡口道中，又挂在工友的自行车上，饱受过仙霞岭上吹来的斜风冷雨。经过廿八都，又几乎被遗弃在仓库的角落里。直到浦城以后，才从容跟着主流落到南平。当初养育他们的父母，都不曾想到过的。”

他接编《笔垒》时带去的只是一支笔，几个月下来就打开了局面，天天有新作者的名字出现。这些陌生的新作者，到后来就成为他的熟朋友。熟朋友中一些人，经过他多年的观察和启迪，又通过他吸收到革命队伍中来，成为共产党人。原来，他把编辑副刊工作，不仅当作党的宣传工作、思想工作来做，还把它当作扩大革命力量的组织工作来做。

抗战时期，《笔垒》在浙江、江西、福建三省有十几万的读者。1944年春，秦牧从桂林寄来信稿，陈梦家从云南寄来信稿，两人信中嘱咐用稿费订报。秦牧信中赞誉《笔垒》和《大公报》桂林版的副刊《大公园》为“东西双星”。由此可知，《笔垒》的影响已远及西南几省。

这本文集中的《南迁杂记》是压卷之作。它是1942年浙赣

大溃退的忠实记录。国民党军队在东战场采取的是拖和熬的方针,保存实力,避敌不战,一触即溃。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豪商,消息灵通,又有交通工具,后撤又迅速又安全。苦的是蒙在鼓中的老百姓,在千里大溃退中,演出了无数出惨剧。向平根据亲身经历,描绘下这段乱离生活。作者未发一句议论,用事实和形象说话。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人民的苦难发出的同情和嗟叹,充满了对腐败政府、腐败军队的控诉和揶揄。入闽以后,脱离战火,描写山川风物之胜,叙事写景之中隐含感慨。在《江行三感》中写闽江上游之险,笔悍墨怒,有声有态。向平的《南迁杂记》和张慧剑的《浙皖行记》(发表于上饶《前线日报》副刊《战地》上)、危之(杜畏之)的《朝花夕拾》(发表于《笔垒》上),有“东南三璧”之称。

《东南日报》是 CC 系报纸。社长胡健中对向平的态度是:重其才学,爱其人品,但又有政治上的怀疑。从金华到南平,胡健中亲自盘问向平的底细好几次,平时密派亲信监视向平的行动。向平镇静、勇敢、机智地与之周旋,不露破绽,转险为安。

文化大革命中,向平受到“四人帮”的迫害,身心双受严重摧残。我得知向平病危消息后,从奉贤五七干校赶回上海探望。此时,他已不能言语,示意长女陈晓东告诉我,他已收到“恢复组织关系”的通知。我紧握他的手,向这位虽受许多折磨但仍忠贞于党的老战士致敬。向平去世后,“四人帮”的爪牙先是不许开追悼会,后迫于舆论压力,允许开追悼会,但不许致悼词。我们只能同他作无声的告别。现在“四人帮”及其爪牙都已扫进历史垃圾堆中去了,我们可以自由呼吸了,可以出版这部文集来作有声的告别了,不亦快哉!

这本文集中选收了三篇纪念文章。选收这三篇的原因有二。一是这几位老朋友受到“极左”的迫害时间长,失去自由早,

也因此失去了同向平告别的机会；二是这三篇纪念文章内容丰富，有助于了解向平的风骨。

蒋文杰

目 录

序(蒋文杰).....	1
笔垒新约.....	1
下山记.....	3
保卫越王的故乡.....	5
圆圆曲本事.....	8
流年似水	10
历史成为负担	12
笔垒的要求	15
“不妨碍抗战”	18
把青春付与战场	21
告别的话	24
钓台怀古	27
塔与桥	32
未发的江潮	35
《桃花扇》里的人物	38
江山夜记	41
不爱“江山”	44

金华小简——寄给东南笔友们	49
关外歌声	52
《孽海花》遗事	55
何时归看浙江潮	58
笔垒约法三章	60
三战长沙	63
德军四将领撤职——纳粹党与国防军之间	65
望北山	68
欢迎沪各大学迁浙	71
夜雨听歌记——湘湖师范的歌乐演奏会	73
听歌再记	76
春天在雪里	79
一代佳人吴绛雪	81
动员的故事	89
复刊小言	91
南迁杂记引	93
理学的故乡	95
月台上的物资	100
爬与钻	102
一条火龙	104
广和栈	107
江楼酒家	109
枇杷门巷	111
同命鸟	113
千人中之一人	115
水的理论	117
找房子·雇挑夫	119

肩膀上的重量	121
清湖“突围”	123
读号外	129
淤头一宿	131
一条大黑蛇	133
小江郎与大仙霞	136
于老夫子	138
我的私有财产	140
红色凡尔登	142
峡口道中	144
廿八都搁浅	146
故乡来的弟兄	149
怀微子、康白	152
夜度枫岭	154
同车共命	156
等觉寺里的和尚	159
江郎销魂之地	161
行路难	163
浦城三事	165
梦笔山头的惆怅	167
工人之家	169
挤与轧	173
江乡怀古	175
圆拱门与合欢树	177
“狱中记”	179
夜茶会	181
一个笑容	183

哀念三工友·····	185
船家乐·····	187
江行三感·····	190
建瓯夜泊·····	193
南平的寂寞·····	195
回首金华·····	197
南迁杂记跋·····	200
思想家的厄运——读永安天文学会高鲁先生提议有感·····	202
一衣之情·····	205
除夕小记·····	208
春天是我们的·····	210
老瞞手下三人物·····	212
看他的历史·····	214
祝《新中华》复刊·····	216
看龙灯·····	218
林则徐的梦·····	221
含泪的笑·····	224
哀敦煌石室·····	226
愁城记·····	232
南平听曲记·····	234
春灯旧话·····	236
烈士的遗爱·····	238
闻杜鹃·····	240
第七年开始·····	243
读《海藏楼诗集》·····	245
沪郊之秋·····	247
南迁杂忆·····	249

九一感言	254
一年瞭望	256
狂欢中的默想	261
三年来的断想	263
闲话《桃花扇》	267
周作人的狱中诗	276
看了《一曲难忘》	279
胡庆余堂遗事	281
迎年辞	284
涡河的黄昏	286

附录

是水终当归大海(陈友琴)	290
野草萋萋(曹湘渠 谢猷 林芷茵)	294
大智大勇(谷斯范)	301

笔 垒 新 约

向来脾气,读书爱读杂文,看报先看副刊。兴会所至,有时对别人的劳作,也有意见,也有批评。这回自家来当副刊编辑,想到每天从各地投射来的万千双目光,工作究竟如何下手,倒颇费一些踌躇。

曾经在团体生活中闹过厨房的,都知道厨子的苦衷。凡食客的脾胃,菜肴材料的来源和质地,油盐酱醋的行情及用法,这些麻烦的问题,在洗手作羹之前,大体上都得有个捉摸。否则自己折了本,还要妨害到他人的健康。

我现在拟了一张菜单,作为工作的备忘录。

短论杂评

报告文学

短篇小说

人物事件的素描速写

抗战的掌故、轶事

大后方的山水风物

独幕剧、活报	隽永的散文随笔
历史小品	文坛消息和逸话
科学小品	木刻、漫画、照片
诗歌采拾	其他杂文

这个备忘录,有一个总的原则作注脚。

东南半壁,突出在东战场的右翼,面对着敌人的刀锋已经两年,目前敌人大约想来开始“支解”了。不要忘记,笔是我们的“文器”,本刊是我们的一个堡垒,从编者、作者以至读者,都负有防卫和进击的任务。因此本刊,不希望它成为饭后的苦茶,菜肴里的胡椒,而应该是可以充饥的面包,或是杂粮。不管它样子如何粗而黑!

所以,文章的体裁和篇幅,要短、精、通俗,不失文学的风趣。

内容上,要把握现实,与社会上广大的阶层接触,一秒钟也不离开抗战的立场。

至于题材,尤希望多写动态,少谈静物;多捕捉活的问题,少发挥空的议论。

盼望以前多少曾为本刊化过心力的朋友,仍旧继续帮助下去。同时,深信各地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中,不乏有雄健婉约的笔锋而未被知道。希望大家一同来垦殖这块土地。有稿件,请直接寄给本刊,不要托人转弯抹角介绍。不用时要退还的,请附邮票;不愿删改的,须先声明。

末了,请求读者随时提供积极的建议和批评。

(1940年2月1日)

下山记

出了学校十多年,大半时光劳形于教鞭案牍当中。偶有空闲,也曾游玩过几个地方。我曾经看过泰山绝顶的日出,听过雁宕大龙湫的风雷,踟躕过扬子江头的海涛月色,留恋过古黄河畔的落日余晖。每当对工作感到疲倦,对环境感到沉闷的时候,一念到历年足迹所及的山山水水,总是悠然神往。

在同一心境下,我对晋人狂放不羁的清谈,对宋代明心见性的理学,对晚明诸家的山林逃世文学,颇能领略其意境,而有过一度偏好。

这回居然过了两个月的山居生活。地方真是个好地方,泉水不大而有声,长松不古而绿荫蔽天。宜于和尚持斋,也宜于文人读书养晦。

可是享清福到底是要有涵养,有“缘分”的。住在山上,白昼里听着满山如吼的松涛,门对悬崖削壁,心里感到异样的枯寂。

晚间风静，四周只有松鼠啃松子的声音。登楼俯视，隔江烂然摇动着满城灯火，远处千家万户从黑暗中细细传来雾一样混杂的市声，我就想到灯火下跳跃着活动着的人们，想到朋友们在愉快地健康地做的工作，过的生活。我的心开始跳荡起来，无论如何宁静不下去。

此后我便天天爱慕城市的紧张，繁喧，而厌倦山居。

佛家的启示也许是对的，要出家，须能屏绝“俗缘”。“六根清静”；而现实生活的经验却更易使人明白，人的情绪、思想、行为，是被过去的历史，眼前的社会环境以及自己的生活要求所决定的。

两个多月的和尚生活，使我了解了晋人清谈的苦衷，陆朱理学的作用，以及晚明山林文学之所由来。清高的士大夫们，生当内乱外患之世，想要逃避现实，而同时也教别人忘记现实。

人真能离得开现实么？我说，他们对于晋的南渡，宋的偏安，明的衰颓，要负几分责任。他们的“逃世”，实际上帮助了异族的入侵。

我是个凡人，我不能闭门静坐，离群索居，所以如今又掬着行李下山来了。回顾青山，心里一点系念也没有。

（1940年2月2日）